

贊辭

楊福家院士出生於上海，祖籍浙江寧波。楊院士一九五八年畢業於復旦大學，主修物理，成績優異而留校擔任助教。一九六三年，他獲選遠赴丹麥，到原子物理研究重鎮哥本哈根的尼爾斯-玻爾研究所當訪問學者，進修核能物理學，專注於核能譜方面的研究。這段期間，他證實了「一種核的運動狀態」；這項成果至今仍然被國際核能物理學界廣泛引用。對這位年青學者同樣寶貴的是，他有機會與五十多名來自各國的科學家共事，合作切磋，互相砥礪，讓他深受研究所「平等、自由討論、緊密合作的濃厚學術氣氛」感染和啟發。

楊院士於一九六五年回國後，仍然任教於復旦大學，繼續核能物理的研究工作。翌年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爆發，嚴重破壞了教育工作，亦窒礙了科學研究。在社會動盪和資源貧乏的艱難環境下，他堅持學術工作。例如在原子核能譜學方面，他推導出複雜核能級的衰變公式，概括了國內外已知的各種公式，廣泛應用於放射性廠礦企業，並推導出圖心法測量核壽命的普遍公式。「文革」結束後，楊院士轉而集中思考學科領域在中國的發展，努力不懈，結果成功推動中國建成第一所利用加速器研究原子、原子核物理的實驗室。

由一九八零年開始，楊院士先後升任教授，又當上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（如今稱為上海應用物理所）所長。基於他在核物理研究傑出而突破性的成就，楊院士於一九九一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，同年獲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，次年又被委任為復旦大學副校長。他亦先後擔任過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主席，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。一九九三年，這位核物理學家的事業踏上了一條新的道路——他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。

楊院士由教學科研轉到教育行政的位置上，在主持校政的六年間，把復旦打造成一所「以人為本，文理俱精」的優質大學。作為教育家，他的方針和政策包括要求著名教授上基礎課，以及提醒老師「首先教學生怎樣做人」。在實用層面上，他在復旦成立發展研究院，扮演政府「智庫」的角色，支持上海市以至中央政府發展知識為本的經濟。除了成立「智庫」推動「知識型經濟」發展外，他亦積極推動中國大學的國際認受性，走出本國舞台，讓世界多了解中國。楊院士曾是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創會會長，又曾當選為國際大學校長協會的執行理事；他又曾擔任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的中國代表，以及環太平洋大學校長聯盟成員。楊校長對發展與改革中國高等教育的想法，引起了國際高等教育界的注意。

卸任復旦校長後才兩年，楊院士就在二零零一年當上了英國諾丁漢大學的校監。這在英國是史無前例的，因為傳統上只有皇室成員和擁有爵位者才獲委任此職。楊院士在諾丁漢的校監職任一共延續了十二年，使他眼界更廣闊，對教育的認識更深刻，同時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之途，醞釀出新的想法。擔任校監才第四年，楊院士就帶領諾丁漢大學，在寧波創立了第一所由國外大學獨立進行教學的中外合辦大學——寧波諾丁漢大學。

寧波諾丁漢於二零零四年秋天開學，楊院士出任創校校長至今。這所大學為中國高等教育懷抱天下創造了新的模式。它的辦學宗旨，並不是把西洋的教育企業移植到中國發展，更不是替諾丁漢大學賺錢，而是要把中國傳統和英國傳統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結合，培養真正的世界公民。中國古代的教育原就是一種博雅教育：《周禮》所說的「六藝」（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

數），兼含文理及文武領域；孔子二千五百年前傳授的人文教育，亦包括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等範疇，尤其是前者。楊院士分別在諾丁漢及寧波諾丁漢設立了「夢想基金」，為考得進這兩所大學的貧寒中國學生提供教育機會。他的夢想，正是讓有能力讀大學的學生，透過教育去改造自己的生命，進而貢獻社會、國家和世界。

過去十多年來，楊院士一直帶領寧波諾丁漢大學，成為現代博雅教育在中國的實踐基地：寧波諾丁漢大學的教育規模精巧、氣氛開放、師生互動、運作以學生為本。他清楚指出，大學應以培育人才、培養負責任的良好公民為主要目標；大學教師的首要職責也是育人，而不是發表學術文章。這所大學的學生曾經對楊校長說：學校的教育改變了他們的生命。

楊院士在核物理研究和應用方面的貢獻，在科學界受到廣泛尊重。他更先後擔任過中、英兩國三所大學的領導人——分別為復旦大學校長、諾丁漢大學校監、寧波諾丁漢大學創校及現任校長，堪稱國際高等教育界的典範。無怪楊院士先後獲得創價大學（日本）、紐約州立大學（美國）、香港大學、諾丁漢大學（英國）、康涅狄格大學（美國）、澳門科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學士學位。

主席先生，為表揚楊院士在核物理科研方面的卓越成就，以及對中國高等教育界和國際博雅教育發展的重要貢獻，本人謹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予楊福家院士。

中文贊辭由鄺龔子教授撰寫及宣讀